

“狼演员”不需要狼性

因为和人类亲近，Cloudy渐渐失了野性，不再是一匹真正的草原狼。狼和狗有着共同的祖先，一些狼和狗之间的差异很小，在剧组里从小被人驯养、血脉中仅存一丝野性的Cloudy们，看起来更像是一群长得像狼的狗。

“人的力量很可怕，可以改变秩序，甚至改变狼的生活习惯。”王为民感慨道。

和狼相处的时间长了，人也可以从狼身上学到很多东西，比如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、锲而不舍、保持独立的个性。但怎么把这种狼性淋漓尽致地展现给观众，这对王为民来说是最大的问题，关系到整部电影成败。

“可是我首先要去掉这些狼的狼性，只有狼失去狼性，肯配合，我们才能拍出一部完美展示狼性的电影。可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。”王为民说。

Cloudy们还有没有狼性，决定着剧组能否顺利拍出他们想要的镜头。不管电影里展现的是什么，其实剧组，甚至可以说人类，并不需要真正的狼，而是披着狼皮、泯灭了狼性、听从指挥的“狼演员”。

用两年半的时间来养狼，这对王为民来说是一个求索的过程。探寻人与动物如何相处，如何让狼群成为人们的伙伴，而不是让狼作为剧组的宠物存在，这都是王为民想要找到答案的问题。

这些狼已经被王为民和他的团队驯服，他认为最主要的一点，狼和人已经建立了信赖的关系，也就是说“狼在拍摄过程中已经不是狼了”。

这种感觉很复杂，甚至很怪异，王为民不知道该庆幸，还是悲哀。

无法完成的放归

剧组在草原拍摄的时候，虽然有这么多“狼演员”，还会时不时地嚎叫几嗓子，却从来没有招来过草原上的野狼。偶尔有只孤狼出现在剧组周围，远远地看不清它的眼神，只知道孤狼在静静地看着这些散发着不属于草原气息的同类，以及它们身边的人群、灯光和器械，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去。

这一瞥，恍若两个世界。

人们发出的噪音，夜晚亮起的灯光，冰冷而庞大的机器，都是狼害怕的东西，草原狼早已不是这里的真正主宰。

拍摄结束后，剧组里所有的狼都被安德鲁带回加拿大。照片中，它们在阳光明媚的草地上嬉戏玩耍，过得十分舒适，那里还有它们的远房亲戚北美狼。王为民开玩笑说，安德鲁可以近距离观察两国狼群交流了。

王为民很爱他的狼，但他没有能力继续抚养下去，北京的基地早已拆除。所幸，安德鲁最初合作时，便提出将来把狼带回加拿大。无论是对王为民还是对狼，这都是最好的选择。这些狼已经失去了独立生存的能力，不可能再回到狼的世界，那样做的后果只能是被人打死、饿死或被其他狼咬死。

“我会时常给安德鲁打电话，问问狼过得怎么样，我相信它们将来一定还会出现在荧幕上。”王为民说。



电影《狼图腾》导演阿诺与“狼演员”亲吻。(资料片)

那人，那剧，那狼

“只有这些狼失去了狼性，肯配合，我们才能顺利拍完这部电影，在电影中向观众展示完美的狼性，可这本身却是一对矛盾。”在筹拍电影《狼图腾》的10年里，制片人王为民养了三年狼，但他不知道，最后的结局算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。

这个春节，根据姜戎同名小说改编、中法合拍的电影《狼图腾》将在全国上映。与剧中那段风云激荡的知青岁月、大草原上的明争暗斗相比，我们也许更想弄明白，狼性到底是什么？

本报记者 徐瀚云

上，表演一下它的拿手好戏——学狗叫。刚开始的几声“汪汪”，Cloudy学得惟妙惟肖，到后面就开始走调，变成了似狼不似狗的“呜……”

除了安德鲁和王为民，Cloudy对别人的态度就冷淡多了。不过，当阿诺导演第一次见到Cloudy时，高傲的Cloudy竟一反常态，主动向阿诺示好。很明显，它知道在这个剧组里，谁才是真正的大。

在这个小小的狼群里，即便是驯养的狼，强壮的公狼们每年也会为争夺头狼的位置大打出手。

经过一番激烈的撕咬，身强体壮的Parker把Cloudy从头狼的位子上赶了下来，成为新的头狼。一般来说，失去头狼位置的公狼，不能回到自己的狼群，只能去流浪，但这里是剧组，每只狼晚上都要回到固定的笼子里过夜，这种人为的干预大大减轻了Cloudy失去头狼位置所带来的沮丧。

人类演员中，有大牌明星和龙套演员，“狼演员”里也有明星狼和龙套狼。剧组里的狼被分为三等，明星狼都是一等狼，驯化最成功，最听话，承担的表演任务重，出镜率高。

Cloudy和人比较亲近，拍戏的时候很配合，属于镜头特别多的一等狼，失去头狼位置似乎并没有太多影响到它，它又带着几只狼跟班，立了一个山头，专心拍戏。

基于人类需要的分级，彻底摧毁了自然界赋予头狼的权力，尽管Parker取代了Cloudy头狼的位置，但是它和人类不亲近，拍戏也不配合，大多数时候只能当个背景，被划为二等狼。

“Parker这家伙就是一白眼狼，”王为民又好笑又生气，“有一回我和Cloudy玩，背对着Parker，这家伙就在我身后呲着牙，想要咬我，这也给我上了一课，坚决不能把后背露给它。像Parker这种不配合的，虽然是头狼，但我们有时候也不用它，我要做的是把电影拍好，其他狼下去拍戏，把它关车上。”

还有一些三等狼就完全属于群众演员了。最多的时候，剧组里有五十多只狼，“狼群”拍完戏后，就可以领着加鸡腿的便当回家了。

丁点大的狼群也有等级

《狼图腾》一书的作者姜戎当年在草原上养过狼，他曾公开说书中关于养小狼的故事都是真的。《狼图腾》一书中的主人公陈阵也养过狼，他的经历可以说是姜戎本人的写照。

不管是陈阵还是姜戎，都对狼痴迷得要命。在狼繁殖的季节，胆大包天的知青从狼窝里抓了7只狼崽回来，和牧民抓来狼崽杀掉不同，知青只是要养一只狼。

于是，5只尚未睁开眼睛的小狼崽被扔上天，身子摔下来，魂儿去见了腾格里。剩下的一只被牧民带走，另一只由姜戎抚养。他对小狼崽如同亲生儿子，希望它长大，可是，即便与姜戎还算亲近，狼崽仍不断想挣脱铁链的束缚，最终把脖子勒破，失血过多。眼见小狼活不成了，姜戎只得下狠手把它打死。

这些镜头，在电影《狼图腾》里，又该如何展现呢？

2010年春，制片人王为民找来第一拨小狼。它们不是刚出生没睁眼的狼崽，而是10只满月的小狼。小狼来自不同的狼群，其中5只稍大些，另外5只稍小。10只彼此陌生的小狼住进了北京驯狼基地，被人特地合成一个新狼群，王为民也开始了与狼共舞的日子。

每到喂食的时候，5只稍小点的狼很听招呼地跑到王为民身边，5只大点的狼则警惕地躲在远处，直到王为民走远后才肯吃食。

可没过几天，王为民发现，那5只小点的狼也不过来了。

“晚上狼舍里一群狼乱叫，那5只大点的狼竟然会‘教育’5只稍小的狼。”在狼舍外头蹲了几晚上后，王为民发现，这个丁点大的狼群也有着等级之分。

好吧，既然你们带头不让小狼跟我亲近，那我就把你们送走。剩下的小狼总能跟我好好相处了吧？

王为民把事情想得也太简单了，或者说，人把狼的世界想得太简单了。送走5只不配合的大狼后，剩下的5只小狼好像受到了伤害，再也不搭理人了。这次交锋，王为民输得很彻底。

在国内找不到能够把狼训练成演员的驯兽员，自己养的狼又不听话，王为民一筹莫展。这时候，法方制片人推荐了加拿大人安德鲁。

安德鲁的经验是，小狼必须在出生后十二天之内抱回来，才有可能训练成和人亲近的狼，即便如此，成功率也只有5成。王为民从哈尔滨野生动物世界的狼群里物色到了强壮的狼爸狼妈。狼一年只繁殖一次，2011年，王为民第二次有了自己的小狼崽。

头狼也得看人脸色

狼群中，头狼Cloudy和王为民最亲近。王为民时常蹲在基地里，抚摸Cloudy的头，眼里全是爱意，而Cloudy回应王为民的目光也是温柔的。这只有着锋利牙齿的草原狼，此时温柔得像一只毛茸茸的小狗。

王为民可以随意摸它、抱它，偶尔有朋友来，还会让Cloudy蹦到桌子



后藤健二：英雄式落幕

本报记者 陈玮

“虽然此行非常危险，不过我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，一定会活着回来。”日本独立记者后藤健二没能履行自己的诺言。2月1日，这个年仅48岁的生命，终结在极端武装组织“伊斯兰国”刀下。

或许，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记者，他不属于任何一家媒体。1996年，后藤健二成立了自己的通讯社“独立社”，之后他一个人背起行囊，游走于车臣、阿尔巴尼亚、科索沃、塞拉利昂、利比里亚、阿富汗、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些战火弥漫的地区。

作为独立记者，他并不追逐战争的输赢，他只是深入到被战火负担的人群中，关注难民、贫穷、艾滋、儿童教育等人道议题，记录下他们艰苦的生活，悲悯他们所遭受的一切。

在他制作的新闻里，他同那些遭到士兵侵袭的妇女交谈，也和曾经的叛军对话。这名叛军在叙利亚政府军将他们的小镇摧毁后，带领难民们逃离。他全力跟踪报道了那些在冲突地区，上不了学或被迫成为士兵的儿童现状。

很多人说他是疯子，说他是个什么都不怕的战士，但是他内心仍然有一分对于战争的恐惧。他在

一篇文章里介绍说，有一次打保龄球，他突然变得脸色苍白，因为“球落地的声音让他回想起伊拉克隆隆的炮弹声”。

可是责任让他在恐惧中坚持前行。他说，在那些地方，人们每天还要活着。那些人总有话要说，有信息要传达。如果我能帮助他们将信息传递给世界，那么就可能促成某种解决方法。“若真那样，我可以说，我的工作成功了。”

他确实成功了，《我们想要和平，不要钻石——儿童兵·穆里雅的自白》，《娜塔莎——出生在艾滋村的16岁母亲的生活》，《卢旺达的祈祷——从内战中活过来的家族的故事》，《如果一个阿富汗女孩去上学——玛丽亚姆的故事》……他所写的每一部书，都向世人展示了不为人知的故事。

他最终的落幕，也是以英雄的方式。为了营救被极端武装分子绑架的朋友，已经返回日本的他再次回到叙利亚。他说，我至少得去那里一次，见见我的中间人（为外国记者工作的当地人），打听一下情况，我得和他们当面谈。

可是离开之后，他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故土。被斩首时，后藤镇定放松，有媒体解读着他最后的“眨眼”，像是在释放摩斯密码：不要救我。